

穿越不同时空，弱水三千，他们曾取同一瓢饮。
其中滋味，却各不相同。

中子名家

同题散文妙笔

Zhongwai Mingjia
Tongti Sanwen Miaobi

人生·情感卷

张昌华 汪修荣 编选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外名家

同题散文妙笔

人生·情感卷

张昌华 汪修荣 编选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名家同题散文妙笔. 人生·情感卷 / 张昌华, 汪修荣编选.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391-7062-6

I. ①中… II. ①张… ②汪… III. ①散文集—世界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9880号

中外名家同题散文妙笔(人生·情感卷)

张昌华 汪修荣 / 编选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30mm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377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7062-6

定 价 40.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7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绮丽人生

人(三篇)	蒙田 高尔基 三毛 / 2
人生(三篇)	勃兰克斯 劳伦斯 李健吾 / 9
人生的意义(二篇)	汤川秀树 毛姆 / 16
生命(二篇)	沈从文 巴金 / 20
童年(五篇)	泰戈尔 夏巴尼 马克·吐温 冰心 唐棣 / 22
我的童年(三篇)	周苓仲 许地山 朱湘 / 35
童年漫忆(二篇)	阿索林 孙犁 / 44
少女(二篇)	山口百惠 泰戈尔 / 48
中年(二篇)	苏雪林 梁实秋 / 51
男人(二篇)	海贝格 梁实秋 / 56
女人(二篇)	朱自清 梁实秋 / 59
生日(二篇)	谢冰莹 梁实秋 / 65
生与死(二篇)	达·芬奇 米沃什 / 68
死(二篇)	巴金 唐棣 / 70
墓(二篇)	郭沫若 何其芳 / 78
历史(二篇)	周作人 管桦 / 82
英雄(二篇)	泰戈尔 聂鲁达 / 83
自由(三篇)	泰戈尔 罗曼·罗兰希梅内斯 / 85
匆匆(二篇)	朱自清 张洁 / 87
无题(五篇)	玛拉赫 鲁迅 俞平伯 张中行 舒婷 / 90
时间(二篇)	伍里采维奇 席慕容 / 99

真挚情感

孩子(三篇)	纪伯伦 梁实秋 三毛 / 102
初恋(三篇)	山口百惠 邓肯 周作人 / 105

父亲（三篇）	邦达列夫 聂绀弩 冯亦代 / 117
我的父亲（三篇）	霍德华·法斯特 冰心 胡愈之 / 126
母亲（三篇）	井伏鱒二 石评梅 碧野 / 133
我的母亲（四篇）	罗曼·加里 胡适 老舍 邹韬奋 / 146
外祖母（二篇）	普鲁斯特 李霖野 / 161
儿女（二篇）	朱自清 丰子恺 / 166
爱（三篇）	聂鲁达 劳伦斯 张爱玲 / 172
爱情（二篇）	屠格涅夫 三毛 / 175
兄弟（二篇）	德富芦花 缪崇群 / 177
朋友（二篇）	巴金 三毛 / 179
幸福（三篇）	卢梭 米斯特拉尔 席慕容 / 183
沉默（四篇）	柯利·文丁 周作人 朱自清 梁实秋 / 184
寂寞（四篇）	梭罗 陆蠡 罗白 白韵琴 / 189
独白（二篇）	杰伯朗 张爱玲 / 197
我想（二篇）	俞平伯 许地山 / 200
笑（五篇）	土井治 林语堂 冰心 叶灵凤 高士其 / 202
乡愁（三篇）	叶灵凤 罗黑芷 三毛 / 210
梦（七篇）	罗素 卡夫卡 布瑞南 冰心 梁实秋 巴金 张洁 / 215
希望（三篇）	邦达列夫 鲁迅 叶圣陶 / 226
回忆（四篇）	普鲁斯特 罗曼·罗兰 法尔格 冰心 / 231
怀念（三篇）	巴金 陈荒煤 秦似 / 234
告别（二篇）	泰戈尔 麦克阿瑟 / 241
归来（四篇）	尼采 卡夫卡 石评梅 艾芜 / 245
背影（二篇）	朱自清 三毛 / 253
记忆（二篇）	邦达列夫 张中行 / 260

生活琐记

生活（二篇）	乌尔法特 叶圣陶 / 266
吸烟（二篇）	梁实秋 王蒙 / 268
喝茶（三篇）	鲁迅 周作人 梁实秋 / 272
散步（三篇）	普鲁斯特 索菲亚·罗兰 梁实秋 / 276
钓鱼（五篇）	吴尔芙 法朗士 梭罗 鲁彦 罗念生 / 280
私塾师（二篇）	陆蠡 何其芳 / 297
读书（三篇）	胡适 叶圣陶 老舍 / 306

书痴(二篇)	叶灵凤 黄裳 / 314
请客(二篇)	梁实秋 王了一 / 319
送礼(二篇)	李健吾 梁实秋 / 323
礼貌(二篇)	土井治 梁实秋 / 326
节日(二篇)	清少纳言 瓦·别洛夫 / 329
元旦试笔(二篇)	周作人 俞平伯 / 333
年(二篇)	新以 季羡林 / 335
过年(五篇)	列那尔 鲁迅 丰子恺 老舍 巴金 / 340
邻居(二篇)	邦达列夫 庐隐 / 352
搬家(二篇)	李健吾 王蒙 / 355
脸谱(二篇)	梁实秋 张中行 / 360
一件小事(二篇)	鲁迅 丰子恺 / 364
故乡的野菜(二篇)	周作人 汪曾祺 / 367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二篇)	朱自清 俞平伯 / 372

浅论杂说

说鬼(三篇)	周作人 李伯元 林庚 / 382
论美(四篇)	纪伯伦 伏尔泰 培根 爱默生 / 386
论建筑(二篇)	布瑞南 培根 / 393
论旅行(二篇)	三木清 塞涅卡 / 397
论爱情(二篇)	伏尔泰 培根 / 402
乐与悲(二篇)	卢梭 纪伯伦 / 405
谈吃(二篇)	夏丏尊 吴祖光 / 408
论读书(二篇)	培根 威·休·奥登 / 413
论谈话(二篇)	培根 纪伯伦 / 416



我最喜欢别人将我看成傻瓜，这样与人相处起来就方便多了。

——三毛

人^①

[法] 蒙 田

战争是人类最盛大、最有声势的活动。我真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说明人类的长处，抑或相反，从中看出人类的软弱和缺陷。说实在的，我们相互厮打、彼此残杀的技能看来远胜于没有掌握这种本领的禽兽。

儿时曾见百兽之王
残害过柔弱的幼狮？
何处森林的野猪
死于凶猛同类的獠齿？^②

不过，动物也并非完全没有这种本事的，蜜蜂的疯狂搏斗，敌对蜂群的蜂王之间的彼此攻击都表明了这点。

蜂王两相争，
掀起大骚动，
联想战乱事，
百姓见兵戎。^③

我只要谈到这一神奇的描述，就仿佛看到了关于人类的愚蠢和虚荣的写照。这种引起我们极端厌恶和恐惧的敌对行动，这种震天的喊杀声真个是：

剑影凌霄汉，
刀光遍地闪，
兵骑震山岳
杀声动九天！^④

①本文最初发表时副题为“可怜的怪物”。

②古罗马讽刺诗人朱韦内尔的诗句。

③引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事诗歌》。

④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诗句。

可怕的千军万马，汇聚起来的狂怒、激情、骠勇，就凭某种虚妄的理由便燃烧起来，只因某种微不足道的原因便又平息下去，眼看这种现像不能不令人感到可笑。

传说帕里斯的爱情之火，
惹来希腊与蛮族打仗的战祸。^①

只因帕里斯的淫乱，整个亚细亚竟在战火中沉沦、毁灭。一个人的欲念、一点怨恨、一阵快意、一种纯粹出于私心的嫉妒——连两个爱吵闹的妇人都不值得为之相争的理由，竟成了这一场大动乱的出发点。

然而这个庞大的队伍，尽管有万种形态、千般活动，尽管似乎要揭地掀天，这个疯狂的千手百面怪物，它仍然是人啊，是软弱、可怜、微不足道的人构成的啊！它不过是一窝被搅动、受刺激的蚂蚁。

黑压压的大军在平原上移动。^②

一阵逆风，一只飞鸦的叫声，一匹马的失蹄，一只老鹰的偶然飞越，一个梦、一句话、一个信号、一片晨雾都足以将队伍摧垮，使之倒下。试让强烈的阳光直射众人的脸部吧，他们就会眩晕，昏厥。只要朝他们的眼睛刮一阵风沙，就像向诗人^③笔下的蜂君撒沙那样，军旗就会倒下，队伍就会溃散，即便是伟大的庞培来率领也无济于事。

（梁宗岱 黄建华 译）

人

[苏] 高尔基

……每当我心力交瘁的时刻，那如烟的往事便在我记忆中浮现，使我不禁心灰意冷。而我的思想则有如秋天冷漠无情的太阳，照耀着混乱不堪的尘寰，在杂乱无

①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引句所指的是特洛伊战争。

②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句。

③即维吉尔。



章的尘世上空不祥地盘旋，无力继续上升，更无力向前飞翔。每当我处于这心力交瘁的艰难时刻，我总要把人的雄伟形像呼唤到我的面前。

人啊！我胸中仿佛升起一轮太阳，人就在这耀眼的阳光中从容不迫地迈步向前！不断向上！悲剧般完美的冬啊！

我看见他高傲的前额、豪放而深邃的眼睛，眸子里闪耀着大无畏的思想的光辉。雄伟的力的光辉，这力量能在人们疲惫颓唐的时候创造神灵，又能在人们精神振奋的时代把神灵推翻。

他置身在荒凉的宇宙之中，独自站立在那以不可及的速度向无垠空间的深处疾驰而去的一块土地上，苦苦地琢磨着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我为什么存在？”——他英勇地迈步向前！不断向上！——要把沿途遇到的人间和天上的一切奥秘通通揭开。

他一面前进，一面用心血浇灌他那艰难、孤独而又豪迈的征途，用胸中灼热的鲜血创造出永不凋谢的诗歌的花朵，他巧妙地把发自不安的心灵中的苦闷呼声谱成乐曲，他根据自身的经验创造科学，每走一步都要把人生装点得更加美好，就像太阳那样慷慨地用它的光芒把大地普照。他不停地运动，不断向上，迈步向前！他是大地上一颗指路的明星……

他凭借的只是思想的力量，这思想时而迅如闪电，时而静若寒剑。——自由而高傲的人远远地走在众人的前面，高踞于生活之上，独自置身在生活之谜当中，独自陷入不可胜数的谬误之间……这一切都像磐石一般压在他高傲的心头，伤害他的心灵，折磨他的大脑，使他感到羞愧难当，呼唤他去把一切迷误消灭光。

他在前进！种种本能在他的胸中喧嚣，自尊心令人讨厌地发着牢骚，像厚颜无耻的叫花子在乞讨，七情六欲像藤蔓一般把心儿紧紧缠绕，吸吮他的热血，大声要求向它们的力量让步……喜怒哀乐都想控制他，一切都渴望成为他灵魂的主宰。

形形色色的生活琐事犹如路上的污泥，又像丑恶的癞蛤蟆，挡着他的去路。

就像一颗颗的行星围绕着太阳，人的创造精神的各种产物也把他层层围绕。他的爱情永远不知餍足，友谊步履蹒跚，远远跟在他的身后，希望疲倦地走在他的前面；而那满脸怒容的憎恨，它手上那副忍耐的镣铐正在叮当作响，可信仰正用乌黑的眸子凝视他焦虑不安的面庞，等待他投入自己宁静的怀抱……

他了解自己这一群可悲的侍从——他的创造精神的各种产物都是畸形的，不完善的，蹩脚的。

它们穿着旧真理的破衣烂衫，被种种偏见的毒药所戕害，怀着敌意跟在思想后面，总也赶不上思想的飞跃，就像乌鸦追不上雄鹰的翱翔。它们同思想争论着谁该

领先，却很难向思想融成一股富有创造力的熊熊火焰。

这儿还有人的一个永恒的旅伴，那无声无息而又神秘莫测的死亡。它时刻准备亲吻他那颗炽热地渴望生活的心。

他了解自己这一群永生的侍从，最后，他还了解一个产物——疯狂……

长了翅膀的疯狂像一股强大的旋风，它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着人，竭力鼓励思想硬要拖她去参加它野蛮的舞蹈……

只有思想是人的女友，他唯独同她永不分手。只有思想的光焰才能照亮他路上遇到的障碍，揭示人生的谜，揭开大自然的重重奥秘，解除他心中漆黑一团的混乱。

思想是人的自由的女友。她到处用锐利的目光观察一切，并毫不容情地阐明一切：

爱情在玩弄狡猾庸俗的诡计，一心想占有自己的情人，总在设法贬低别人并委曲自己，而在她背后却藏着一张充满肉欲的肮脏面孔；

希望是怯弱无力的，而躲在她后面的是她的亲姊妹——谎言；谎言穿着盛装，打扮得花枝招展，时刻准备用花言巧语去安慰并欺骗所有的人。

思想在友谊那颗脆弱的心里看到它的谨小慎微，它的冷酷而空虚的好奇心，还看到嫉妒心的腐朽的斑点，以及从那里滋生出来的诽谤的萌芽。

思想看到凶恶的憎恨的力量。她明白，如果摘下憎恨所戴的手铐，它将毁灭世上的一切，甚至连正义的幼芽也不放过。

思想发现呆板的信仰拼命地攫取无限的权力，以便奴役一切感情。它藏着一双无恶不作的利爪，它沉重的双翼软弱无力，它空虚的眼睛视而不见。

思想还要同死亡搏斗；思想把动物造就成人，创造了神灵，创造了哲学体系以及揭示世界之谜的钥匙——科学。自由而不朽的思想憎恶并敌视死亡——这毫无用处却往往那么愚昧而残暴的力量。

死亡对于思想就像一个捡破烂的女人。她徘徊在房前屋后、墙角路旁，把破旧、腐烂、无用的废物收进她那龌龊的口袋，有时也厚颜无耻地偷窃健康而结实的东西。

死亡散发着腐烂的臭气，裹着令人恐惧的盖尸布，冷漠无情、没有个性、难以捉摸，永远像一个严峻而凶恶的迷站立在人的面前，思想不无妒意地研究着她。那善于创造、像太阳一样明亮的思想，充满了狂人般的胆量，她骄傲地意识到自己将永垂不朽……

斗志昂扬的人就这样迈开大步，穿过人生之谜构成的骇人的黑雾，迈步向前！不断向上！永远向前！不断向上！

二

他疲倦了，步履艰难，不断呻吟；惊恐的心在寻求信仰，并大声乞求爱情给他以温柔的爱抚。

而软弱所孵有的三只鸟儿——沮丧、绝望和忧愁，这三只凶恶而丑陋的鸟儿，围着他的心灵不祥地盘旋，总在那儿忧郁地对他歌唱。歌中唱道，他是一只渺小的甲虫，他的认识有限。思想软弱无力，神圣不可侵犯的骄傲也滑稽可笑，而且不论他干什么，他终究要死亡！

听到这支虚伪而恶毒的歌曲，他那颗破碎的心不停地颤抖；疑虑像针似的刺痛了他的头脑，屈辱的泪珠在眼眶里闪耀……

倘若他内心的骄傲不被激怒，人就会被死亡的威吓逼进信仰的监牢。爱情将含着胜利的微笑，引诱他投入自己的怀抱，向他高声许诺幸福，为的是掩饰自己无法获得自由的悲哀和那贪婪专横的肉欲……

怯懦的希望和谎言结成盟友，对他歌颂宁静之乐，说什么息事宁人就能安享太平。它们用甜言蜜语为昏昏欲睡的灵魂催眠，把他推入甜蜜的懒惰的泥潭，让他落入懒惰的女儿——苦闷的魔爪。

由于种种浅薄的感情的影响，他急忙把下流无耻的谎言的甜蜜毒药塞满自己的大脑和心田。谎言公然教训他，说什么人除了像牲畜一样搭一个安乐窝，再没有别的出路。

但是思想是骄傲的，人对于她是珍贵的——于是她同谎言展开了一场恶战，而战场就在人的心上。

思想像冤家对头那样追逐着人，像蛀虫那样不知疲倦地蚕食他的头脑；像干旱那样把他的心田变为一片荒漠，又像刽子手那样将他拷打。思想用对于真理的渴求，用对于严峻而睿智的生活真理的渴求，作为振奋精神的清凉剂，不讲情面地把他的心儿抓紧。那真理的成长虽然缓慢，但透过一片昏暗的迷雾却清晰可见，像一朵思想培育出来的火红的小花。

但是，倘若人已经被谎言毒害得不可救药，并忧郁地相信，世上最高的幸福莫过于脑满肠肥，最高的享受莫过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坐享人间安乐，那么思想将悲哀地垂下翅膀，成为欣喜若狂的感情的俘虏，昏昏欲睡，让人听凭他的心去拨弄。

腐朽的庸俗，下贱的苦闷的女儿，犹如传播瘟疫的云雾，从四面八方朝人袭来，用刺鼻的灰色尘埃把他的头脑、心和眼睛蒙住。

倘若没有骄傲和思想，人将不成其为人，他自身的弱点会使他蜕化为禽兽……

但是，一旦怒火中烧，把思想唤醒，人就会独自穿过有如荆棘丛生的累累错误，

只身冲进灼人的多如星火的疑虑，踏着旧真理的瓦砾，继续前进！庄严、高傲、自由的人，勇敢地正视真理，对自己的怀疑说道：

“你说我软弱无力，认识有限，这是一派胡言！我的认识在发展！我知道、看见并感觉到认识在我身上发展！我根据痛苦的轻重程度去探测我的认识的增长，如果认识没有增长，我就不会比从前更感到痛苦……”

“但是，我每前进一步，我的需求就更多，感受更多，我的见识也越加深广，我的愿望的迅速增长，意味着我的认识在茁壮成长！现在我的认识好比点点星火，那又算得了什么？点点星火可以燎原！将来，我就是照彻黑暗宇宙的熊熊烈焰！而我的使命就是要照亮整个世界，熔化世上无数的神秘之谜，达到我和世界之间的和谐，创造我自己内心的和谐。我要把人间照亮，而人间的生活乌七八糟、痛苦万状，布满了不幸、屈辱、痛苦和怨恨，犹如布满了疥疮，我要把人间一切可恶的垃圾统统扫进往日的墓穴！”

“各种迷误与过错，犹如一条条绳索，把惊惶失措的人们拴在一起，把他们变成了鲜血淋漓、令人厌恶、互相吞食的一群野兽，我的使命就是要解开这些绳索！”

“思想创造了我，为的是掀翻、摧毁、踏碎一切陈腐、狭隘、肮脏和丑恶的东西，在思想锻造来的自由、美和对人的尊重的坚固基础上创造新一切！”

“我是苟且偷安无所作为的死敌，我要让每个人都成为大写的人！”

“一部分人默默无闻地从事力不胜任的奴隶劳动，完全是为了让另一部分人尽情享用面包和各种精神财富，这种生活毫无意义，可耻而又可恶！”

“让一切偏见、成见和习惯都见鬼去吧，它们像粘滞的蜘蛛网，缠绕着人们的头脑和生活。它们妨碍生活，强制人们的意志，我一定要把它们铲除！”

“我的武器是思想，而且坚信思想自由、思想不朽以及思想的创造能力永远不断增长——这就是我的力量取之不尽的源泉！”

“对我来说，思想是黑暗生活中唯一不会欺骗我的永恒灯塔，是世上无数可耻谬误中的一点灯火；我看见它越燃越旺，逐步把无数秘密彻底照亮，我跟随着思想，在她永不衰竭的光芒照耀下前进，不断向上！迈步向前！”

“不论在人间还是在天上，没有思想攻克不了的堡垒，也没有思想震撼不了的圣物！思想创造一切，这就使他拥有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力，去摧毁可能妨碍她自由生长的一切。”

“我平静地认识到偏见是种种旧真理的外壳。思想一度创造了旧的真理，正是思想的火焰又把它们烧成了灰烬，如今盘旋在生活之上的重重谬误，都是旧真理的灰烬中的产物。”

“我还认识到，胜利者并非摘取胜利果实的人，而仅仅是固守在战场上的人……”

“我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创造，而创造是独立自在而且无穷无尽的！”

“我要前进，要燃烧得更加明亮，更彻底地驱散生活中的黑暗。而牺牲就是对我的褒奖。”

“我不需要别的褒奖。我认为，权力是可耻而乏味的，财富是沉重而愚昧的，荣誉是一种偏见，它来自人们不善于珍重自己，来自人们卑躬屈膝的奴隶习性。”

“怀疑！你们不过是思想进出的火花而已。为了考验自己，思想才用剩余的力量生育你们，并用自己的力量把你们抚养！”

“总有一天，我的感情世界将同我永生的思想在我胸中汇合成一团巨大的创造性的火焰。我将用这火焰把灵魂里一切黑暗、残暴与凶恶的东西烧光，我将同我的思想已经创造出来和现在正创造的神灵一模一样。”

“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

于是他威严而自由地高昂着骄傲的头颅，重新迈开从容而坚定的步伐，踏着已化为灰烬的陈腐偏见，独自在种种谬误构成的灰白色的迷雾里前进。他身后是沉重的乌云般的旧日的灰尘，而前面是漠然等待着他的无数的谜。

它们像太空的繁星不计其数，人的道路也永无止境！

斗志昂扬的人就这样迈步向前！不断向上！永远向前！不断向上！

（阮江 译）

人

三 毛

我最喜欢别人将我看成傻瓜，这样与人相处起来就方便多了。

我不劝任何人任何事。

其实，每一个人对自我的作为只是假糊涂而已。

对待一个恶人退让，结果使他得寸进尺。

对待一个傻子夸奖，结果使他得意忘形。

世界上最公平的美事在于：聪明人洋洋自得，糊涂人也不认为自己差到哪儿去。

社会上最不公平的看法就是：摆在眼前一个自私自利、毫无道德良知、随时随地麻烦他人、占尽一切便宜的小人，一般只将这类人称为——“不懂事。”而对待

一个胸襟宽厚、善待他人、凡事退让，况且心存悲悯、乐于助人的真诚君子，一般人说起来只得一句——这个人嘛！不过是会做人而已。

“平凡人”和“枯燥人”绝对是两种人。

大半枯燥人都夸说自己平平凡凡。

最令人惧怕的一类人，在于性格的不明显。在这件模糊的外衣之下，隐藏着的内在人格又是什么呢？

好邻居重要。

好亲戚也重要。

将亲戚请来做邻居，往往亲戚和邻居都成仇人。

化妆有助气色，无助气质。有家产和有家教没有太大关系。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令人心折。

人情冷暖正如花开花谢，不如将这种现像，想成一场必然的季节。

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到将丈夫当成好朋友，将朋友看成手足，将手足当成自己真正的手和脚，将子女看成父母，将父母看成心爱的子女……这些人际关系，可能不是目前的这个局面了。

问题出在：谁会这么颠三倒四的去做傻瓜？

婴儿诞生，一般人并不知晓婴儿的未来，可是都说——恭喜！恭喜！

某人死了，一般人也不明白死后的世界，却说——可惜！可惜！

人 生

[丹麦] 勃兰兑斯

这里有一座高塔，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去攀登的，它至多不过有一百级。这座高塔是中空的。如果一个人一旦达到它的顶端，就会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但是任何人都很难从那样的高度摔下来。这是每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他达到注定的某一级，预先他并不知道是哪一级，阶梯就从他的脚下消失，好像它是陷阱的盖板，而他也就消失了。只是他并不知道那是第二十级或是六十三级，或是哪一级；他所确实知道的是，阶梯中的某一级一定会从他的脚下消失。

最初的攀登是容易的，不过很慢。攀登本身没有任何困难，而在每一级上从塔上的了望孔望见的景致是足够赏心悦目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新的，无论近处或远处

的事物都会使你目光依恋留连，而且瞻望前景还有那么多的事物。越往上走，攀登越困难了，目光不大能区别事物，它们看起来都是相同的。同时，在每一级上似乎难以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也许应该走得更快一些，或者一次连续登上几级，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通常是一个人一年登上一级，他的旅伴祝愿他快乐，因为他还没有摔下去。当他走完十级登上一个新的平台后，对他的祝贺也就更热烈些。每一次人们都希望他能长久地攀登下去，这希望也就显露出更多的矛盾。这个攀登的人一般是深受感动，但却忘记了留在他身后的很少有值得自满的东西，并且忘记了什么样的灾难正隐藏在前面。

这样，大多数被称作正常的人的一生就如此过去了。从精神上来说，他们是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地洞，那些走进的人都渴望自己挖掘坑道，以便深入到地下。而且，还有一些人的渴望是去探索许多世纪以来前人所挖掘的坑道。年复一年，这些人越来越深入地下，走到那些埋藏金属和矿物的地方。他们使自己熟悉那地下的世界，在迷宫般的坑道中探索道路，指导或是了解或是参与到达地下深处的工作，并乐此不疲，甚至忘记了岁月是怎样逝去的。

这就是他们的一生，他们从事向思想深处发掘的劳动和探索，忘记了现时的各种事件。他们为他们所选择的安静的职业而忙碌，经受着岁月带来的损失和忧伤，和岁月悄悄带走的欢愉。当死神临近时，他们会像阿基米德^①在临死前那样提出请求：“不要弄乱我画的圆圈。”

在人们眼前，还有一个无穷无尽地延伸开去的广阔领域，就像撒旦在高山上向救世主显示的所有那些世上的王国。对于那些在一生中永远感到饥渴的人，渴望着征服的人，人生就是这样，专注于攫取更多的领地，得到更广阔的视野，更充分的经验，更多地控制人和事物。军事远征诱惑着他们，而权力就是他们的乐趣。他们永恒的愿望就是能更多地占据男人的头脑和女人的心。他们是不知足的、不可测的、强有力的。他们利用岁月，因而岁月并不使他们厌倦。他们保持着青年的全部特征：爱冒险、爱生活、爱争斗，精力充沛、头脑活跃，无论他们多么年老，到死也是年轻的。好像鲑鱼迎着激流，他们天赋的本性就是迎向岁月之激流。

然而还有这样一种工场——劳动者在这个工场中是如此自在，终其一生。他们就在那里工作，每天都能得到增益。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变得年老了。的确，对于他们，

^①阿基米德（Archimedes，前287—前212），古希腊数学家、发明家。相传罗马人攻陷叙拉古城时，他正在沙地上画几何图形，不幸被杀。

只需要不多的知识和试验就够了。然而还是有许多他们做得最好的事情，是他们了解最深，见得最多的。在这个工场里生活变了形，变得美好，过得舒适。因而那开始工作的人知道他们是否能成为熟练的大师只能依靠自己。一个大师知道，经过若干年之后，在钻研和精通技艺上停滞不前是最愚蠢的。他们告诉自己：一种经验（无论那可能是多么痛苦的经验）、一个微不足道的观察、一次彻底的调查、欢乐和忧伤、失败和胜利，以及梦想、臆测、幻想、人类的兴致，无不以这种或另一种方式给他们的工作带来益处，因而随着年事渐长，他们的工作也更必需更丰富。他们依靠天赋的才能，用冷静的头脑信任自己的才能，相信它会使他们走上正路，因为天赋的才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相信在工场中，他们能够做出有益的事情。在岁月的流逝中，他们不希望获得幸福，因为幸福可能不会到来。他们不害怕邪恶，而邪恶可能就潜伏在他们自身之内。他们不害怕失去力量。

如果他们的工场不大，但对他们来说已够大了。它的空间已足以使他们在其中创造形像和表达思想。他们是够忙碌的，因而没有时间去察看放在角落里的计时沙漏计，沙子总是在那儿下漏着。当一些亲切的思想给他以馈赠，他是知道的，那像是一只可爱的手在转动沙漏计，从而延缓了它的停止。

人 生

[英] 劳伦斯

在世界的开端和末日之间出现了人。人既不是创世者又不是被创者。但他是创造的核心：一方面，他拥有产生一切创造物的根本未知数，另一方面又拥有整个已创造的宇宙，甚至拥有那个有极限的精神世界。但在两者之间，人是十分独特的，人就是最完美的创造本身。

人在喧闹、不完善和未雕琢的状态下诞生，是个婴儿、幼孩，一个既不成熟，又未定型的产物。他生来的目的是要变得完善，以致最后臻于完美，成为纯洁而不能缓解的生灵，就像白天和昼夜之间的星星，披露着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起源亦没有末日的世界。那儿的创造物纯乎其纯，完美得超过造物主，胜过任何已创造出来的物质。生超越生，死超越死，生死交融，又超越生死。

人一旦进入自我，便超越了生，超越了死，两者都达到完美的地步。这时候，他便能听懂鸟的歌唱，蛇的静寂。